

躁胜寒，静胜热，清静为天下正。大暑已过，天气炎热，若问夏天的记忆是什么？那是黄昏弥漫的荷香，是荷塘里的月色，是青蛙跳动的黄昏，是荸荠拔节的声音。仲夏苦夜短，开轩纳微凉。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。本期特意组合关于夏天的稿件，愿读者通过文字能感受阵阵清凉，勾起记忆中夏天的美好回忆。



夏天的记忆在荷香中氤氲

像荷塘里的青蛙。

等我开始想象荷塘的模样时，父亲已经拿出家里的锄头喊了两个同乡去塘里清理淤泥，上面撒了一层薄薄的肥料。一切就绪后，父亲像变魔术似的拿出藕节、顶芽进行分距栽种，同时在角落里种上了荸荠的种子。

我已经忘记了那时的等待是多么焦急，只记得那个盛夏是如此美好，好像转眼间我家荷塘里的莲蓬就多了起来，一簇簇荸荠远看像没抽穗的秧苗，近看又有一点像葱，顶部开着穗状的青褐色小花。

秋天来了，那是丰收的时节。荷塘边围着乡邻和小伙伴，都来目睹怎么开挖莲藕。父亲还是一贯的作风，不紧不慢地穿上一双筒筒鞋，带上竹筐扛上锄头来到荷塘间，先挖开一个渠口用竹筐堵着放水。约莫半小时左右，水已放干，竹筐里有些许蹦跳着的小鱼小虾。父亲把鱼虾分发给邻居，开始走下荷塘，在他弯腰的瞬间，一节长长的带着泥土的莲藕就托在手上了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一个伟岸的父亲；那一年，我吃到了最鲜、最甜、最糯的莲藕。

随后不管过去了多少年，不管吃了多少山珍海味，在每一个秋天，我总是会回忆起家乡那片荷塘。但也只能是回忆而已，童年早已逝去，故乡也因为搬迁成了回不去的家园。故乡都没有了，荷花还会有吗？

偶然的一天，朋友从她的故乡寄来两大包莲蓬。打开看时，一个个饱满膨胀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荷花的种子呼之欲出，心中突生一种“莲子已成荷叶老”的情结。我心底顿时有了要养荷的想法。可是，城市里的家，本来空间就不大，并不适合买口大缸放在阳台上种植荷花。多方对比和权衡，我最终决定在书桌上养一盆睡莲，一解“荷之情”。

虽然睡莲与入食的莲有明显区别，但不妨碍我爱莲的心和行动。不消几天，我就买来精致的广口盆和睡莲种子，在水中加入营养液。每日勤于换水，保持水质干净，保证日照充足。然后像儿时一样，每天闲下来就去看我的睡莲。

不一样的是，这时的两个多月太过于漫长。在我近乎虔诚的等待下，蛰伏的她终于开出了第一朵粉色的花。那是一个夜晚，我入睡前看她最后一眼，就是那一眼，发现她亭亭的花立于明镜般的盆里，精致典雅。

那一个夜晚，我的心里满是欢喜。我知道我的故乡没有了，但我的莲花又回来了。

盛夏的天空，干净得没有一丝云彩。庄稼静静地立在田野上，听脚下的泥土窃窃私语：“太阳火辣，我们的嘴唇快裂开花啦！”青蛙们在稻穗之下昂头对着天空焦躁地呼喊：“下雨吧！下雨吧！再不下雨，稻穗要错过灌浆啦！”几只白鹭在田野上悠闲地飞来飞去，好像在对心急的青蛙说：“别急嘛！你们看，那边有乌云悄悄滚动。”

十五岁的我光着脚丫，在池塘边的水车上和大姐并肩坐着，我们正在用脚踏动水车，给池塘旁边即将灌浆的稻田车水。太阳的强光，穿过头上的草帽，射在我们的脸上和身上，像火苗在周围燃烧。脚下水车的木质叶轮，比炒菜的铁锅铲还要烫，接触脚底板的那一瞬间，像被针扎。在烈日下，我们已经干了一个多小时。

身上的衣服被汗浸透，又被太阳烤干。我对大姐说：“我们能不能到树荫下歇一会儿？”我望着池塘对面的几棵桑葚树说。

“不怕慢，只怕站。干活要能吃苦，坚持下来，习惯就好了。”大姐说着，让我跟上她踏车的节奏。我见大姐被草帽盖住的短发，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露出帽檐的发梢和刘海，拧成一绺一绺的，像向日葵的花瓣，绕了脑袋一圈。大姐的脸，被太阳烤得像一朵嫣红的芙蓉花。大姐一边劲头十足地踏着水车，一边坚定地说：“夏天的庄稼，一天一个样，像小孩在长身体，要格外用心照顾。”那时，三十五岁的大姐，已经当了多年的农民，在我眼里，无疑是地地道道的“农业专家”。大姐说：“别看夏天热得要命，假如没有夏天的高温和雨水，庄稼就不会成熟，人畜都会饿死呢！”

天边滚过一道道乌云，大姐欣喜地说：“要跑暴了，真是及时雨！你快回家吧，我来关口子。”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们刚翻下水车，还没在田埂上站稳脚跟，乌云已遮盖了大半边天。同时，几个炸雷在天空中像追击逃兵一样，金鼓齐鸣，在乌云之中先后划出几道剑光逼人的闪电。这时，风好像漫天舞动的旗帜，也加入到了这一场铺天盖地的激战之中。所有的燥热，一扫而光。

我张开嘴巴欢呼着，贪婪地呼吸着这清新无比的空气，往家的方向飞奔而去。田野上劳作的人们，有的像大姐一样，披上随身带着的雨衣，拿起铁锹，挖着泥块，把因车水而扒开的田埂封闭。大人们做好了在雨中继续劳作的准备，他们的脸上带着得到老天意外赞赏的满足。

我还没有跑进家门，雨就噼里啪啦下起来了。黄豆粒大的雨珠击打在我的头顶和额头上，四溅的水花模糊了我的视线。耳轮上好像也有雨水在清洗，令人浑身舒泰，好像自己的整个身心都在享受着这天然的淋浴。雨落地的声音，像千军万马在紧锣密鼓地奔腾。那密密麻麻的雨脚，一个接一个落地，像一群竞渡者，争先恐后地朝一个方向汹涌而去。密密的雨脚，抢在我的前面挡路，追赶着我的脚后跟，滴答滴答打在我的脚背上。我索性任由它们拥挤着我，放慢奔跑的速度，雨珠在地上绽放出各种各样深浅不一的水花，我开心地追寻着。这水花哗啦啦地流淌在大地上，像丰沛的乳汁，一路欢歌，滋润着焦渴的大地……

这片土地的旱情，因一阵暴雨的降临而得到缓解。远天的东边，风起云涌，亮堂堂的一大片。农谚云：“亮啊亮，一大场！”那亮光闪耀之处，正下着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暴雨。

夏天的雨，是那样及时，像母亲为奔向目标的孩子，及时补充续航的能量，让其抓住成长的契机，不断地丰盈、壮大直至成熟。

如今多少年过去，我时常会想起少时在老家夏天的光景。我甚至觉得，在故乡那片庄稼地里，做一苑水稻或者一株芝麻，面向太阳生长，饱吸雨露，最后颗粒归仓，是生命完美的旅程。

夏天
彭翠萍



情归荷处

陶敏

又到了吃莲子的时令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城里沿街小贩的篮子里，准会出现一个个翠绿饱满的莲蓬，我也总会买几个回家，一颗颗剥开品尝，整个夏天的清甜仿佛都被我吃进了嘴里。

在我小时候，婶婶家有一块不大的荷田，每当小荷才露尖尖角时，我总是第一个去看。不用多长的日子，茂盛的荷叶就会长满荷田，也同样用不了多久，片片荷叶就独自撑开小伞离开水面，风一吹就掀起层层波澜。

调皮的我总是忍不住捡起地上的小石子抛入水中，水溅到荷叶上，形成一个个晶莹的水珠。

当然这还不是最有趣的，最有趣的要数夏天。那时荷田里的荷叶已经挤挤挨挨，一朵朵荷花从翠绿的荷叶间冒出来，娇羞欲语。她们在夏日的骄阳里竞相绽放，迷人的水韵、醉人的荷香形成方圆几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数不清多少个黄昏，我拉着小伙伴们在荷田边玩耍，看青蛙在荷叶上跳舞，有时趁其不备抓一只迅速放进水里，扑通扑通溅起点点涟漪。胆大的小伙伴用竹竿奋力去够荷田中的莲蓬，几个人分工明确，有人“侦察”，有人“作案”。那时候，莲蓬是没少吃的，回家后母亲的数落也是没少听的，但还是乐此不疲地穿梭在荷田和学校之间。这荷田于我，恰似迅哥的百草园。

可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，当万物沉寂、霜降来临时，那片曾给我无限欢乐的荷田开始变得破败，枯黄的荷叶像满是褶皱的衣裳，失去了往日的生机。李商隐诗中有云：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残荷听雨声。”年少的我自然是欣赏不了这种诗情画意，心里只是期盼寒冷季节快点过去。

记得有一天，父亲把家里的七分田地跟邻居置换了家门口的一小块深水塘。立春后，一辆装满了水泥、沙子的大车停在我家院子里，父亲从车里跳下来，喊着我的乳名和藕地说：“超，今年你就能吃到自家的莲蓬，喝上排骨藕汤啦！”事先毫不知情的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兴奋极了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，

